



87
1247.5
2090

BK 43 130

3

黎 乡 月

龙 敏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B

030160

责任编辑：唐振华

封面设计：何 能

黎 乡 月

龙 敏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《昆明市书林街100号》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5 1/2 字数：123,600

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5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1034 定价：1.15 元



龙敏

龙敏，广东省海南岛乐东县人，黎族，一九五二年生，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后在寒务农。一九七三年学习文学创作，一九八一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：《同饮一江水》、《老蟹工》、《年头夜雨》等。其中《年头夜雨》获广东省一九八三年度“新人新作奖”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海南岛黎族农民作家写的中篇小说。小说以富于时代色彩和人情味的感人故事，生动反映了新形势下农村生产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。作者自幼生长在海南岛黎族农村，对黎家农村的生活有着真切的感受和体会。这部小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色彩，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有人说，海南岛的夏日漫长难熬、酷热难当。

其实，就是在盛夏的日子里，海南岛也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巍然屹立在宝岛中央的五指山吧！在那富有神奇色彩的山巅，覆盖着浩瀚茫茫的原始森林。葵树、英哥、山榕、子京以及数不清的白茶、红萝、绿楠、黄丹、黑墨和花梨……等珍贵的热带林木，铺天盖地，浓荫蔽天。而在山下，也是成片相连的人工营造林木。那母生啦、苦梓啦、樟树啦、大小叶桉啦……阴翳遍布。山上山下连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，宛若一块无边无际的绿毯，把大地遮得来阴凉爽人。当夕阳西下，那绿色浩瀚的林海明灭变幻，斑驳陆离，如锦似绣，恰似南海的碧波，翻腾起伏，涌向晚霞灿烂的天际。此时，晚风吹拂，叶助风威，满山遍野发出“哗哗沙沙”的响声，早已把大地上的酷热暑气吹得一干二净了。

此时，在两岸凤尾竹、大毛竹、小细竹、山郎竹、白竹、青竹……堆青叠翠的昌化江畔，掩映在椰林、槟榔、荔枝树丛中的黎家山村——荔枝村里，勤劳的黎家

妇女正在江畔收拾铺晒在沙滩上的木棉花。她们手中的活儿不停，嘴里也闲不住地唱着那悠悠的《木棉调》和乖乖的《寻情曲》，它和嘻嘻哈哈的逗笑声，交织一片，惹得在江边破竹的后生哥们心似流水也引吭对歌。

木棉树上，残存在枝头的棉果，经烈日的爆晒炸裂开来，飞出了轻悠悠的棉絮，一团团一簇簇随着微风，纷纷扬扬飘落在昌化江面，让欢腾的江水驮着，流到了距荔枝村不远的那一潭清如明镜的湖泊中。

听老辈人说，古时候，荔枝村旁的这潭湖水，是天上的七位仙女常来游泳和戏水的地方。有一次，有个黎家的英俊后生在湖畔发现游水的仙女们，他悄悄偷走了仙女七妹的衣裳。七妹无法再返回天空，只好在人间与这后生结成了夫妻。传说七妹夫妻就是当地黎家人的祖先，这个湖泊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仙女湖”。



夜幕降临，火红的太阳潜入了巍巍的西山。山后射出无数支巨大的光柱，划破万里无云的碧空。

进村的大路上，人们“抖掉”一天工作的劳累，陆陆续续从甘蔗地、胡椒园、菠萝地里提篮挑筐，扛锄挎刀嘈嘈杂杂地朝村里走去，消失在椰树和荔枝林阴之中。

一个年青后生，头戴草笠，黑黝黝的脸盘上闪着青

春的光泽。肩上扛着明晃晃的铁锹，他神色矜持，边走边偷眼朝身后眇上几眼，好象在等待什么人撵上来。在他后面不远，走着一个俏俊的年轻女人，她低着头，扛着锄头，白皙的脸上浮现着微微的红晕。穿一套半新的蓝色绣花衣裤，她那婷婷的身段显得更加匀称。她的后脑勺打了一个大发髻，说明她是已出嫁的小媳妇。倘若稍为注意，还会发现她身上的蓝色绣花上衣反穿着。眉宇间还隐藏着一种淡淡的哀伤。看到这些，稍为懂得黎家风俗的人就能立即明白，她为亲人服重孝还不满三年哩！

前面走着的那个后生，不时地放慢脚步，正是在等她赶上来。她是他过去的好友，而今又是他朋友的遗孀。不知为什么，每当收工出工和在地里干活，他一见她那孤独的身影，便油然生出一种怜恤之情，他很想接近她、关心她，哪怕只和她拉几句话，多少也可以消除她心中的一点痛苦与忧愁，似乎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告慰死去的好伙伴。可是，他身后远远走着的那年青女子，却象领悟了他的这番心意，她姗姗地行走着，不时还弯下腰去，在路边抓几把草呀菜的，始终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后面赶上来了一伙老人。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，一个个为钱呀粮的争吵得满脸红光。

“阿雅（大叔们），昨晚我已经挨户通知，今天要修南木大沟，你们怎么都不去？”那后生笑着问老人们。

老汉们相对地笑了笑，一位黑乎乎的老汉回答说：

“阿良，我们的田不吃那条沟渠的水，为哪样要叫我们去做？谁用谁修嘛！”

“巴木大叔，话不能这么讲呀！队里的义务工大家都得做嘛？”阿良耐心地说服道，“再说，假如你们那条南丰沟塌了，几户人家吃得消么？还不是得靠集体，靠大家齐心去做呀！”

“哼！我们的南丰沟不塌也不塞，闲着管呢！”巴木冷冷地说。

“大叔喂，眼光不能老是盯住自己的鼻尖。今年不塌明年呢？明年不塞后年呢？话不要说得那么绝哩！”阿良还是耐心地说。“还是要听生产队的统一领导嘛！”

阿良的话，老汉们听来心悦诚服，有一个老汉陪着笑脸说：“哎！阿良侄儿，巴木乱放炮，别理他。大家的事大家做嘛！改天我们去，要去的！”

“对哩！要去做做的！”老汉们一阵点头，说说笑笑地先走过去了。

说话间，那年青的寡妇已来到他们近前，她听了阿良和老汉们的谈论，也觉着阿良是好样的，为了大家的事，连自己未来的岳父也敢顶撞。等老人们走过去以后，她钦佩地对阿良说：“哟！真有胆量，和暗岳父也敢熬牙呀！”

“秀嫂，你知道他那性子，什么事都喜欢乱插一气。”

“噫，让阿玉听见，翻了脸，瞧你怎么办？”

“她？不会的！我们在一起也经常这么说。”

“嘻，真是一对没尾巴的山猴（孩子）。”秀嫂风趣地说笑了一句，随即，便又蹲到路边，各自低着头去

摘采猪草、野菜去了，不再理会阿良。

秀嫂的举止，阿良看得通明透亮，好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呵！她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若与一个年青后生在路上拉长话，岂不要惹得有的人闲言非议。想到这一点，阿良也只好知趣地回头丢了一句话说：“秀嫂，我先走了。”说罢，便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村边的芭蕉林中。

二

太阳的余辉还未散尽，一轮皎洁的明月已升上了天空。

阿良回到家，电灯都已经亮了，屋外，妹妹阿茵还在喂猪。她一见阿良回来，便亲切地叫了声：“哥！”

阿良含笑地点点头，这才走进大屋，放下铁锹，拿起脸盆朝水缸走去。

火灶边，他的父亲阿干老爹歪着一条病腿坐着，手里端了只野竹水烟筒，咕咕噜噜抽完了烟，这才问阿良道：“回来这么晚呀？”

阿良一边洗手，一边回答说：“哎！真难哩！现在各家管各家的田，都不肯理大家的事了。”

“为哪样？”阿干老爹问。

“南木大渠道塌了。昨晚就通知大家都去修挖。可今天还是没有去。唉！只有我和秀嫂修了一天，也没修好多少。”

“哎呀！那条大沟塌了，今年的晚造插秧就难办哪！”

“可不是？吃南丰水库的那几个田甬都不愁，就是我们芒果甬的，田土都干裂了。唉！”

“是啰！田地承包倒是件好事，推说头痛脑热还出工的人少了，谁都在拼命搞自家的。”阿干老爹感慨地说，“就是一样不好，谁都不肯出队上派的工。这修沟的事怎么能不去呢？”

“去是去了几个，可是到渠上一看，一个个又都摇摇头说‘这条沟是全队人的事情，为什么有的人就不来做？收的谷子也不全塞进你我的谷仓，谁也不是那号傻子笨蛋。’结果，这个马虎挖了几锄，那个随便铲了几铲，也就散了。”

“要不，任务也分到各户去，看他们敢不去？”阿干老爹给儿子出主意。

“唉！有的人家用的是南丰的水，你就是强分给他们也没用，难呐！”

“对！要不就这样，”阿干老爹想了想，又说：“我们山里梯田多，按前年那样划的办法不太妥，要搭配，有高有低、有好有坏，这才合理哩！”

“我也一直是这样想。田要重新划分，找个时间我和队委们碰个头，听听大家的意见。”

“唔，这样好！不过，要赶在晚造不下犁之前划好。要不，麻烦的事情比牛毛还多呢！”阿干老爹也赞同地说。

不一会，阿茵把洗好的碗筷端上来说：“吃饭吧！”

等一会又有人找上门了。”

“谁来找？”阿良问。

“还有谁，还不是佬巴他们，一个下午把我吵得烦死了。他们走后，胡椒园的那贵，那兴又来了。他们的嘴巴比八哥鸟叫还响哩！”阿干老爹一边回答，一边对女儿说，“茵，舀些酒来，你哥这几天苦坏了，该喝几口哩！”

阿茵点了点头，去了。

阿良听了父亲刚才说的话，又想起几天前那些人缠住他的情景，气愤地说：“哼！佬巴他们比田鳝还滑，以前吃大锅饭的时候，鸡鸭死了不少，香椿^①成车地送，大小头头们的门都叩扁了。因而钻进了公社企业做工，拿了月钱，回村里把我们都看扁了。如今，企业亏了本，队里都有了饭吃，他们又想溜回来承包责任田。哼！”

“哪里香就往哪里钻，这还行？”阿茵端来酒，便接过他们的话尾。显然，她听了那些话也生气了。

“哎呀！小小年纪的，听屁屎即来。看你今后怎么找婆家？”阿干老爹连忙喝住女儿，他不高兴自己的女儿多嘴。经他这么一说，女儿羞得满面通红。“嘻嘻”地笑着放下酒杯。于是，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吃起晚饭来。

吃了一会，阿良对妹妹说：“你呀！说今年要参加高考，也不抓紧时间复习功课。”

“噫……”阿茵涨红着脸说，“你怎么知道人家不

①一种优质木材

复习啦？”

“还要复习功课考什么大学小学的？家里没有人插秧。你不见佬巴他们几家的孩子都回来帮工了。哎！有饭吃就算命大了，还想当什么干部吃月钱？”阿干老爹叹着气说。

“让她碰碰去吧！俗话说，瞎鸡啄着虫哩！”阿良帮妹妹说了一句好话。接着，又对父亲说：“再说，老支书也说了，不要随便拖孩子回家帮工，让他们多读点书，有困难大家互相帮助嘛！”

“你也是的，想打一辈子光棍？我呀！已经快到土近天远的地步了。”老人懊丧地说，“不是我发歹心，你妈死得早，我身残多病，这条腿终年风湿疼痛，不能料理农活，什么事情都靠你，能吗？再说，阿茵是要出家^①的人，往后事情就更忙不拢了！”

父亲的一席话，使兄妹俩沉下脸来，低头吃饭。刚才那一阵热闹的情绪骤然冷落下来……

“阿良，阿良在家吗？”门外，一个沙哑的声音高叫着。

“谁呀？进来吧！”阿良应声请道。

那人把头伸了进来，愣了一下，便笑着说：“嘻嘻，吃得这么晚呐？”

“哟！是帕政哥，来来，你正赶上时候呢！”阿良热情地招呼说。

“哎呀！谁说不是呢？人常说，进门碰着酒，命大

^①土语，即嫁人

运好哩！”帕政说着，便不客气地坐下来。

帕政，生得脸白肉嫩的。年纪刚过三十就胖得象一头阉牛。他原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。后来，民主选举中落了名。帕政是惹花拈草的色情鬼，在任职期间，调戏了不少人家的姑娘和媳妇。为此，被开除了党籍。最近，才从大队回村子里来。

他大口地呷了一口酒，然后说：“呀！好酒，好酒……喂！阿良，过去是我管你，现在轮到你领导我了。”他故意把“管”与“领导”这两个说法分开来说。在他的心目中，“领导”的确比“管”好听多了。所以，他特别挑了这样的字眼。

“哎！怎么能这样说呢？错误谁也躲不开的。知错改错就好了！至于干部，今年不当明年当嘛！”阿良和气地安慰他说。

“哎哎，我这一辈子算完了。荔枝村的人对我成见大，什么坏东西都往我身上堆，哼！就是一个金人，他们也会说是泥捏的。”帕政噙着气说。看来，他认为自己的下台是荔枝村的群众造成的。所以，一提到这件事，他总是咬牙切齿的。

阿良听出他的话意，很不顺耳。记得年初整党的会议上，他泪涕齐流，发誓要悔改前非。现在，却又翻出另一副嘴脸，实在令人恶心。阿良真想狠狠地斥他一顿，但是，一想起老支书在会上说的，要热情地帮助犯了错误的同志。他只好按住火气，耐心地安慰帕政说：“帕政哥，天下的人哪个生下来没有个过失？只不过大小罢了。群众的目光是亮的，谁对谁错他们会……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！大道理谁不会讲？这样的话，过去我对别人说得多了。”帕政忙截住阿良的话，把话头转向一边去了，“喂！阿良呀！别的不用多说了，现在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不知该不该说出来。”

“什么要求？”阿良问。

“呃……说出来，群众的意见可能会比天还大……”帕政的眼珠诡秘地转了转。

“有什么话就直着说嘛！转来拐去的干什么？”阿良有些反感了。

“帕政哥，你慢吃了！”阿茵很有礼貌地打过招呼，站起来忙她的去了。

“呵，好，好！”帕政一边应酬，一边对阿良说，“就是……呃……请队委照顾我这个下台的老干部。比如，有什么轻点的工……”

这句话，使阿良感到左右为难了。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叫人怎么办？怎么照顾？阿良想，要是几年前还好办些，管水看塘的都行。现在不同了，鱼塘水库都有人承包下了。哪里还有什么轻点的工种？他想不出来，只好直着说：“照顾，是可以的。不过，现在一时也很难办到呀……”他沉思了一会，这才想到了胡椒园。他对帕政说，“我看，胡椒园可以。那贵他们不想在了，你和阿珍嫂子就顶他们去。”

“哼！胡椒园？谁想住在上当小猪精。”帕政狠狠地哼了一声，然后，又懊丧地说，“哎！你也不想一想，有亚诚在那里，我……和阿珍能去么？”

阿良看到帕政那副窘样，马上记起了他以前曾经勾

引他的好友亚诚的未婚妻阿珍姑娘。这会再派他去亚诚管理的胡椒园工作，当然使他为难。可是，这也是帕政自己造下的孽呵！阿良觉得这个帕政好笑又可恨，但不愿当面揭穿这个底，又只好提出了另一件工作说：“要不，你来包养小牛，大牛都分到各户饲养去了，只剩下几头小的。”

“刮风下雨的，咬着牛尾巴，我可没有那种耐性。”

“要不，村里要配一个总管水员，每天走大沟一趟，发现漏洞及时报告，你看，这个事可以做吧？”阿良再次征求他的意见说。

“唔……可以！不过，口粮怎么吃？”帕政对这个工种很感兴趣。但又生怕吃亏，要问个透彻。

“这是老年人的工作，当然吃老年人的口粮啰！”阿良回答他说。

“呸呸！我一个强劳力吃老年人的口粮，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”帕政认为，要他吃这种口粮，简直是污辱了他，急忙摆手又晃脑。

“我说帕政呀！冬天晒太阳，夏天蹲阴凉。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做？”坐在一旁的阿干老爹听了帕政的那些话，再也憋不住了，便挖苦了他一句，说：“躺着张开嘴呀！饭粒会从天上掉进去的。”

“帕政哥，怎么说呢？要干轻活，就给人家当保姆得了！日不晒雨不淋的，多好！”阿良有些反感了，也冷冷地说。他想，你明知道我是你堂妹清玉的未婚夫，你是想借这门亲事来牵我的鼻子，叫我什么都依了你。哼！我偏不！看你怎么办？

阿干老爹觉得帕政这个人太歪了，先前当主任的时候，比恶鬼还凶，凭借手中的权力，到处捉人打人，欺骗与玩弄了不少姑娘小媳妇。这阵子，却又象中疯的野狗到处乱嚎。要不是看在儿子这门亲事的份上，非把他赶走不可。于是，便不客气地说：“帕政呀！古人讲，三十生力四十长窍（智），五十不富便穷。你腿不断手不缺的，还要什么照顾？你父亲种了一辈子田，临死前也不向哪个伸手。你呀！坐了几天大队回来就叫苦连天。告诉你，领一份责任田种，养活你的老婆孩子才是正经事呢！”

“对！帕政哥，领田吧！现在种田比‘大干快上’那时候轻松多了。过几天，队里还要重新划分责任田呢！”阿良还是耐心地劝导他。

阿良父子冷一句热一句的，早把帕政激怒了，只是不好当面发作。只在心中恨恨骂道：现在的人和事越来越不如意了。连那些老头和小孩都敢在老子头上“尿”起来了。哎！是倒运了！在人生的道路上，竟会出现这样令人心酸的怪事哩……

三个人默默地喝着酒，谁都说不出一句活来。

过了一会，还是阿良打破这个寂静。他对帕政说：“帕政哥，听说，最近你替外来包工的介绍了不少邻村的姑娘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帕政听了大吃一惊，他极力镇定自己的神情说：“哪个斑鸠嘴这么厉害？我能干出这种事来吗？”

“你不干？木棉村的跛脚二婶怎么向你 要她的姑娘，还说什么钱不钱的？”阿干老爹记起前不久发生在